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别集卷一百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龔際美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四

中官考十

明 王世貞 撰

嘉靖六年寶坻縣七里海有荒地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一頃計一百五十二里隨時旱澇占者無常先是太監汪直並莊於其中相傳為御用監公物而民墾其內者亦千四百六十餘頃至是有水退地百餘頃奸民投獻

内監欲奪民久業并入之民䟽之闕下户部奏遣主事柴儒往勘儒還報曰民之久業輸糧飼馬煎鹽出税養生送死于其中不宜漁奪惟水退堪熟地可入本監耳然其他荒蕪閒地尚當聽民漁獵樵採乃稱陛下恤民之意上曰地既勘明具如提撥内官無再奏擾悉與民亦毋許豪猾兼併

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當正徳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軍務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田

京奏發劉瑾罪狀伏誅朝野稱快宸濠之變隨武廟南
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許泰輩猶捜求餘黨攀引善類
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武廟還至通州江彬手握重
兵人心惶惑然卒不敢萌異志者獨畏永耳及武廟晏
駕遂計擒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内官若
永者誠不易得臣一清嘗與同事寧夏知之為真武廟
末年之事則臣璁在京所親見者今置之閒散終為可
惜乞特賜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職於内者皆知為善

之有益而勉於効忠矣上曰卿等欲起用張永足徵忠愛至意永在先朝多立戰功勤勞茂著其令掌御用監印提督團營神機營操練

嘉靖九年草原任大學士楊一清職閒住一清往在陜西與鎮守太監張永同事相善永之廢而復用也一清有力焉及永歿復為作誌而永弟容乞恩得陞錦衣衛指揮僉事兄富為副千户後富責永家人朱繼宗侵沒貲產繼宗因訐奏永勘事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

以其半饋一清轉陞容等官職容隨具疏辯詔下法司
推鞫廉得永存曰餽一清生日賀禮金百兩及容求文
所遺銀二百兩無盜宸濠金事擬容違例乞陞贖徒革
職一清請自聖裁奉上詔革容職而貰一清罪所受金
帛令所司追收入官既而給事中趙廷瑞等復以為言
乃奪職令閒住

按壬子先是行人王禎奏請查內府工匠厨役醫卜伎
藝人等額數汰其冗濫以省糜費太監黃錦等以繕造

郊壇工作乞暫緩清查巳允所請王玗等復比例陳免

上曰各監局原有旨令清查正欲革除冗濫節省浮費如何奏擾以圖僥倖除有旨暫免者罷除照舊清查不許朦朧具奏

南京兵科給事中秦鼇上言南京内外守備三弊一曰投托二曰役占三曰威虐并劾魏國公徐鵬舉太監賴義姦利不法事上以鵬舉勲戚大臣姑宥之戒令改過自新義罷回京餘皆如議

工部尚書章拯禮部右侍郎湛若水奉旨會勘錦衣衛軍匠章源所奏事言品官墳塋原有規制内官已故往往賜塋造碑亭享堂皆出特恩或有因而盛興土木華靡踰分又有預修越制之工以冀後來恩寵積弊既久玩襲為常非止張忠張永一二家而已其事有實者下法司問擬諸墳塋過度者通行禁約甕山紅石口山脊先經穵掘廣源閘石隄水溝先經開引者即行填塞仍勅金山管事太監嚴禁山原無致傷龍行正脉詔法司

看處以聞

嘉靖十年都察院章源所奏查勘過太監秦德張永張忠墳墓在甕山廣源閘等處俱係山陵來龍過脉及環拱處所且奢麗踰制俱宜改正其餘官軍墳墓不下數千凡有奢侈僭分者亦行改正其山西一帶開占煤窑俱行禁約上曰秦德等墳墓越禮奢侈俱改正拆毀其餘官民墳墓但有奢侈過分者限三月以裏一體改正如與龍脉無干並無造作奢僭者仍舊不動煤窑係民

生日用所不可缺不係緊關應禁處聽小民照舊生理

詔草鎮守浙江兩廣湖廣福建及分守獨石萬全守備

永寧城内臣先是都給事張潤身劾奏鎮守浙江等處

太監鄧文張賜潘真少監師章貪縱害事宜黜分守獨

石等處奉御田霖監丞李俊姚保皆冗員宜裁兵部覆

請悉行裁革永勿差補上然之故有是命

十六年内官監太監温璽革職閒住王朝下錦衣衛拷

訊以陵工稽遲為督工武定侯郭勛所論劾故也

十八年直隸廵按御史劉士逵劾奏内官監左監丞閻綬錦衣衛指揮使趙俊扈從聖母梓宫所至怙侈黷貨有旨趙俊累用未聞如是必因閻綬習染為非俊改過任事綬著鮑忠捕繫解京究治鮑忠總督扈從太監也廵按直隸御史黄正色論劾太監鮑忠駙馬崔元等扈送梓宫索受饋遺忠遂論正色擅於梓宫舟前騎馬執扇以行涉險又不隨舟料理上怒命錦衣衛逮至下獄訊治以大不敬謫戍遼東

守備鳳陽太監張信乞兼統攝廬淮揚三府徐滁和三州如前太監黄準例兵科叅論其不可聽詔許如黄準但不許干預民事

顯陵守備太監傅霖受校丁周鑑等首訐周廷玉王鳳鑾等隱占官地使人捕治巡撫都御史陸杰行縣至承天廷玉等赴訴復為諸校阻闗杰乃使府知事李翰相捕廷玉等悉發叅議方遠宜治之言曲在校丁寘之罪霖因疏奏杰欲草莊田湖蕩房産歸之有司而遠宜

聽鳳鑾子生員王繼囑文致校丁之罪及許致仕副使孫元亦占官地詔下杰及巡按陳豪覈覈因各劾奏霦不法諸事霦復奏辯有旨莊田湖蕩地宅多為刁豪侵占撫按官不為清查追斷乃輒逮繫校丁殊為偏狗欺肆責令以狀對其校丁悉釋放廷玉鳳鑾發邉衛充軍李翰相孫元革冠帶閒住王繼為民方遠宜奪俸三月一應莊田等業此後更不許有司擅准刁詞妄議紛更沽名生事已杰豪各服罪疏上俱奪俸三月尋以顯陵

陵寢及郢懷王等墳員役額數命撫按官俱立石紀工毋令有司有所干預

二十四年提督東廠內官監太監宋興以貪橫為御史所論草

二十五年謫巡按湖廣御史包節邉衛永遠充軍初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節至欲繩之而語泄斌懼思有以中之於是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使徹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縣佃民王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詰

節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諸事節令指揮黃恩邵勛收章下同知范昕驗問意欲以此持斌而斌遂劾節不以正旦謁陵延及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行傍立褻慢大不敬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以節奏乃欲抵飾已罪捕逮下法司拷問以節至既不謁陵及謁又褻慢又受豪民訟凌辱守臣重刑周章斃於杖下宜坐謫戍昕宜為民黃恩邵勛宜革管事上以節恣肆作威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姑從寛永戍邊衛逃則殺之昕恩勛

亦戍邊衛王憲口外為民安置

二十五年內使侯章之母笞殺使女章恐事露支解其屍入甕中欲投之河以滅跡事發擬絞上諭輔臣夏言等以章磔屍可惡且係閹奴何得有使女改斬仍速決

守備太監廖斌遣長隨夏忠進皇莊子粒銀至河南新鄉縣為盜所劫忠奏聞上怒令巡撫柯相帶罪捕盜逮巡按御史侯度及守巡府縣衛官下錦衣獄拷問度遂死杖下

南京守備司禮監左少監丘得言南京奏革諸司役占
而守備公署直廳軍槩在革中仍乞撥賜得旨准照舊
例與六十名應役南京科道雷賀方克等劾得係逆犯
江彬餘黨免死發孝陵衛充軍夤緣起用今復故違明
旨干請無忌詔革去新增役數得仍充原衛軍
二十七年御馬監太監李慶等以司禮監太監鮑忠病
故為其姪鮑恩等乞恩陞秩八人收入勇士營五十人
上已許之兵科給事中劉體乾執奏上曰科臣言是鮑

忠故後恩卹非常况前已准乞數名矣恩等姑准三名勇士收二十名餘已之

嘉靖二十二年辛未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户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匹之飼養在圉僕是以瘦死有罰歳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為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之

先是内官監太監高忠嘗以事忤旨繫内獄尋被釋無

何即有宫婢之變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享殿請祭司土之神易定磉以定頂上大怒謂其包藏惡念任意欺罔且定磉常言何礙理而諱避也令所司論如律斬之居數日刑部請執忠付獄上曰朕初因定磉二字一時怒疑人將謂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為安磉非也自後内外文移其仍定磉如故嘉靖二十三年初章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訐永墳建造違制及礙皇城龍脉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

水無礙第侈大越制諂損𢧵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
郭禄為所逐思有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
脉容不行遷改去歳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内致哀冲太
子不永令其子郭麒陳𦚨錦衣衛帶俸指揮閻紀所使
之轉奏紀麗妃閻氏父也上謂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
命定自天刱積後人福則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逮皇
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有
是理耶輔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藉小人各競為浮

辭挾詐人財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受郭麒告詞為之轉奏其為郭麒主使甚明此風若漸長未免有傷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郭麒挾詐害人主使閻紀瀆奏其令法司逮訊從重問報紀貸之祿計窮乃復具奏訐永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通中有大姦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闌入午門前為麒聲究詔鎮撫司執付法司如前旨從重擬報法司乃論祿麒乃諸朋謀奸首俱發邊衛充軍詔如擬初郭勛以張

永故有憾于楊一清乃秉霍韜劾奏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容為私犯語流禁中容與一清俱得罪繼宗宥不問自是告訐遂熾至此容凡三被奴告矣事初聞衆惴惴懼興大獄賴上聖明察其誣置諸姦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訐風少衰

二十八年天壽山守備太監劉遠請給符驗旗牌不許

三十一年内官監太監杜泰提督光祿寺貪甚所乾没内庫銀以巨萬計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奏發其奸泰亦

奏從讜盜用大官食物及誹謗不忠狀廵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亦交章劾泰如從讜言因劾寺卿高燿不能覺察四署正通同為奸乞并治上命逮從讜泰于鎮撫司訊鞫科道待問明議處既而鎮撫司訊上泰因公侵冒從讜挾私奏訐俱屬有罪第所引誹謗曖昧語范無證佐不足深誅上竟怒從讜誹謗下法司令與泰各候追贓完日擬罪以允中等黨護降邊方雜職鎮撫司官不用子罵父條斷獄奪俸五月于是法司議從

譏當坐盜內府物者律雜犯死罪應贖徒為民第所指誹謗雖無明據然迹其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發極邊衛充軍㤗送司禮監奏處上怒未已詔批從譏廷杖八十發烟瘴充軍㤗草任以能發謗臣免罪從譏遂死杖下

三十六年掌錦衣衛事太保左都督陸炳劾奏提督內皇城八門兼掌刑司禮監太監李彬侵盜帝真殿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黑山

會起丁字大券僣擬山陵大逆不道宜寘之法上命錦衣衛捕送鎮撫司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祀神御物律與其黨太監杜泰李庚王愷皆論斬餘發遣如律沒入其貲白金四十八萬有奇玉帶金寶絛環八箱餘珍寶不可勝計杜泰即誣馬從謙至死者也

四十年直隸廵按御史黄紀勘奏黄花鎮守備太監紀陽貪殘不法大壞邊防因言邊關守備太監之設其來已久荷皇上洞燭邊情盡行裁革獨黄花鎮一人以保

重地臣謂本鎮既有兵備又有叅將守備等官則訓練防守自不乏人太監自為虗設況此輩類多殘貪怯懦原非可寄以兵柄者請并革之疏入上詔錦衣衛逮陽赴京員缺不必更補已而陽捕至亦訐紀索賄不得挾私妄奏上乃命并逮紀送鎮撫司與陽面質紀坐調為

大理寺評事

四十三年十一月戶部議裁冗食極言各監局軍民匠役之濫詔嚴加清汰既而太監滕祥等爭言此輩執事

內廷若一付有司清查動逾旬月有誤供用上慼之由是部議寢不行

四十四年供用庫火管庫內臣暨盛等揑報被焚香料至十八萬八千餘斤為司禮監少監何進所發詔下盛等獄命給事中張岳御史董堯封嚴查實數以聞岳等查覆該庫原非貯香之所俱係盛等侵匿妄報又前此盛常私縱家人及其兄暨忠等出入庫中與積中商攬李欽等盜鬻香燭等物宜一併追賠治罪其該庫錢粮

今後悉照光禄寺例付巡視十庫科道官每年一查然後奸弊可革疏入上大怒下法司擬罪當盛等俱盜内府財物律四十四年先是湖廣黄岡縣民胡大順夤縁陶仲文獲供事靈濟宫仲文死大順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復進用乃偽造萬壽全書一帙稱為吕祖所傳得之鸞筆且言祖授大順三九大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鍜之則成清霞玉粉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賫以入京因道録司左演法

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内官監太監趙楹獻之藍田玉者原江西鐵柱宫道士以進法秘授官萬象同以扶鸞術侍上西内因交懽楹時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順意附託之田玉等遂以其書藥進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來然未明台之也田玉等遂詐為聖諭徵大順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上謂大學士徐階曰胡大順又來却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妄将他喚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藍道行下獄

遂百孽攙宮或有所使然者今大順可以仍用否階曰大順皆無賴小人不畏法度而藍田玉尤甚覬妄自傳喚即可類推至於扶箕若中外通同間有准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今宮攙已久恐非由彼所致且不能必其用後宮攙果息及不敢保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繩之以法之為正也上悟乃報曰藍田玉無理之至去冬輒代何廷玉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此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復言水銀非可服食詐傳聖

旨罪惡尤重若置之不問往後羣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禍聖明速斷以消隱禍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藍田玉萬象等問狀不知其奸由樞也比錦衣衛具上獄詞上謂其不實有意寛之以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憑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此其機芽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足申法紀也乞聖明斷而行之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樞具家疏匿殿櫺中伺間疏上前為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禮

監拷訊具得田玉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
象廷玉玉玄俱論斬錮于獄榏尋死獄中部臣請驗而瘗
之上以逆因當戮之于市怒該司官吏不如法奏請致
得自盡詔奪郎中方良曙俸二月該吏論如律
隆慶元年正月勅禮科左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好問查
盤內府各監局錢粮已而太監崔敏等奏請免查戶科
給事中張憲臣劾敏等抗違明詔當治罪得旨內府錢
粮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備開收支見在之

數與科道官查理不許違抗其詔內不載者亦不得槩查敏等勿論于是治等復言詔令已下不宜以中官言輒罷給事中何起鳴亦極言其不可

二月內官監太監李芳劾奏前工部尚書草職閒住徐杲與監生王儒等六人前修理蘆溝橋侵盜官銀萬計得旨命錦衣衛執杲等送法司鞫問刑部擬如律例追贓發遣從之

先是內府匠役以工完陞秩至太僕少卿者一人苑馬

卿二人布政司叅議二人郎中一人員外三人他如鴻臚寺丞光禄署正等銜以百數冒濫不可勝紀上心惡之于是内官監太監李芳等奏請裁革事下吏部議留用閑住及裁減職級俸薪食糧供役有差仍請自今有夤縁乞陞者聽本部叅治從之

三月提督上林苑内官監太監李芳奏本監官屬内自僉書而下外自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給其跟辦皂隸冠帽習儀等項銀兩係近年增派宜悉裁減著為

定例得旨允行

五月先是司禮監太監黃錦當廕弟姪為錦衣衛指揮乃奏辭新命而為其姪黃浦乞復都督銜仍僉書錦衣衛事下兵部議會錦死事遂寢已而太監滕祥等復為浦奏且乞授其族人黃保等六人為錦衣衛官為錦守墓仍令黃斌等三十人充御馬監勇士以示存恤上皆許之至是給事中嚴用和管大勳御史陳聯芳張櫝等交章言浦前以不職罷不當復叙而保等欲藉口守墓

冒授官職斌等以厮卒欲借勇士之名以糜廪餼皆不宜聽許惟陛下為國家愛惜名器慎重法紀悉收回成命仍予以應得恩廕兵部覆請上從之

六月禮科給事中王治等奏上清查内府各監局庫布絹線絨香蠟之數請如詔令舉行因劾奏掌供用庫内官翟廷玉掌丁字庫内官馬尹等乾沒之罪上報可仍以廷玉尹屬司禮監治罪

七月廵按湖廣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備太監呂祥七

罪乞徵祥還并罷守備官兵部言内臣有事太和山始于成化初然止用以提督道流于地方無與也宜如省言罷之便上是之詔革分守徵祥還已而司禮監舉御馬監右監丞劉進代祥上仍命提督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疏言臣訪知劉進者本劉俊嘗守顯陵誅求萬狀肅皇帝下之獄已充孝陵衛凈軍今逃籍易名復得進用代祥此退飽虎得饑虎也上悟遽命罷進問司禮監孰可代進者於是内官

監左監丞柳朝自司禮監典籍得推用仍兼分守兵部尚書郭乾曰臣惟人君之尊如天其令四時也故傳曰令重則君尊夫一太和山内臣耳部臣曰可草陛下亦曰可草科臣曰分守可草陛下亦曰可草而旨從内降旋復易之傳播中外殊駭聽聞臣等以天事陛下願陛下以天自處而堅四時之信天下幸甚上是之命改給朝提督太和山關防毋兼分守

八月初工部以織造事疏請分别歲辦緩急循次奏完

以寛民力上是其言會司織染局太監陳洪連疏督造上亦是之於是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言頃罷織造之不經者本出明詔今業不能盡罷則當以次寛之部臣言是也疏入上竟從部議

是月吏部議䘏先朝言事諸臣以光禄寺少卿馬從謙及户部員外郎中良給事中張達常泰右春坊清紀郎周鈇名上上怒不許部復引例奏亦報罷盖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而部臣首議䘏録故中官撓之於是吏科

都給事中王治江西道監察御史龎尚鵬各上疏援部議力爭上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不允惟申良以下四人得追贈云

九月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廵視京營給事中孫枝御史韓君恩等各上疏言内臣不當坐營且團營裁革已久亦無可坐乞追寢前命上以示輔臣徐階等言太祖時原無團營團營之設起於景泰年間至嘉靖二十九年已經先帝裁革特以大明會典修於正德中未

及明載今内臣委無團營可坐事體有礙施行言官所
言無非仰望皇上遠遵太祖之初制近守先帝之定制
似應俯從上不悦因詰階何故不奉詔令具以意對階
等對言皇上有旨臣等豈敢不遵但團營先於嘉靖二
十九年先帝因敵人入犯懲戎務之廢弛考太祖之初
制將團營裁革内臣取回數年以來事權稍得歸一操
練漸覺有效良法美意誠萬世所當遵守者也今命内
臣坐營若據見在之制則以無營可坐若必欲用内臣

則須將先帝定制盡行更變不惟臣等不敢竊恐聖心亦有未安者且團營始於景泰草於先帝臣等下情實願皇上惟以先帝為法是以昨蒙發下科道之疏輒有陳奏無他意也上納其言遂命罷之

隆慶二年正月內官監太監李芳等請停徵近年加增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斤隆慶二年以後歲派止照成化弘治間事例米一萬一千五百石鹽十三萬斤令所司辦納上嘉其節費惠民從之

三月先是有旨命太監李佑往督蘇杭織造工部言頃以明詔取回織造内臣中外傳頌聖德今詔墨未乾而制使復出殊駭觀聽請行撫按官如法督造而罷佑勿遣毋渝大信而損儉德上謂已有成命趣予佑勅令亟去于是都給事中孫枝御史郝杰各疏言比來東南諸郡賦役煩苛財力困竭即乘輿服御有數而工役科派費不貲且内侍聲勢尊嚴有司承奉惟恐不及一切供億皆民脂膏惟陛下如部臣議以蘇東南久困之民俱

報有旨

是月初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在韓家川冷泉至景泰間移於西琉璃窰廠凡牧地一十三頃四十一畝及置司牲司官吏及軍士護守歲費數千金至是光禄卿趙錦請以羊供本司之用其官吏軍士皆宜罷設太監孟冲等疏爭之上從冲等言

是月内織染局太監陳洪復奏以上用龍袍及紵絲紗羅綾紬行所司織造如式工部言前者以織造事屬太監

李佑計不下四十餘萬東南民力尚不能堪今佑未行而徵派之令復下計不啻六十餘萬是益其困也且東南財賦之數不宜重朘削之以傷國脉上乃止

七月內使許義坐挾刃嚇人財事發廵視中城御史李學道不候叅提遂執而笞之其黨皆忿恨不平是日朝罷有內使百餘人突出至左掖門外捽學道衆中奮梃毆之踣地百官相顧錯愕上聞之大怒命錦衣衛執內使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為首者一百發煙瘴地面充軍

餘各杖六十充孝陵衛軍學道亦以擅笞内侍不請事
體調外任
九月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復上疏引疾乞
休因言本部上供錢糧已經奉詔節省而為太監縢祥
所持危言橫索事事掣肘如近者傳造橱櫃採辦膠漆
修補七壇樂器祥輒自加徵所糜費以巨萬而工廠存
留大木圍一丈長四丈以上者該監動以御器為辭斬
截任意用違其材臣禮力不能爭但憤惋流涕而已今

嫌隙既成事體相悖若留臣一日則增多事於一日乞早賜罷以全國體上覽疏不悦令致仕去史謂禮在先朝以土木容悦致通顯上初即位攻之者甚衆及是自知不滿於公論故以事忤中官求去挾詐沽直非大臣去國之道也

十一月命錦衣衛逮問住太監李芳杖八十送刑部獄監錮待決尚書毛愷言自昔聖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非直使死者服罪不冤且將使生者懼罪不犯耳芳供

事內廷日久今一旦坐死罪狀未明臣等皆莫知所置詰非所以示天下公安左右之心也疏入上以芳在內事上無禮第命錮之蓋芳數以直諫忤旨故也

隆慶三年二月詔以內織染局所呈袍服花樣行織造太監李佑趣辦一千八百六十十疋以進工部言往者李佑之遣已非登極詔書初意然臣等猶謂計日竣事可以速還乃今前工未畢後工復繼是使佑無還京之期矣自島夷亂後江南諸郡十室九空今料額不充勢須

加派不已民力難堪弱者死逋強者死盜陛下所宜憐也工科都給事中孫枝四川道監察御史姚繼可等亦以為言上皆不允于是工部復奏先是織造解輸者該局必索常例曩李佑之行上洞燭槩源特命徑進御前故太監陳洪以續發花樣為由而即增附一千六百疋有奇意在緣此以媒常例今即不已止宜以原發花樣令其督造餘悉罷之上曰該局既稱匱乏朕用不可缺其令佑遵旨織造事畢即還

三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啓元劾鳳陽守備太監趙芬貪殘驕僭大壞法守乞下芬吏罷守備官員兵部請下御史先繫治芬黨仍會同撫臣熟議應存應革狀以聞報可

廣西道監察御史賀一桂劾奏織染太監陳洪惑上病民蠹政謀利諸罪以向請織造事故也下所司

四月杖内使髙朝一百下刑部獄

發顯陵神宮監左監丞李録充孝陵衛軍坐姪孫得智

盜伐顯陵樹木録知而不舉故也

司禮監太監滕祥䟽請查汰匠役以省糜費工部言匠役之濫已經奉旨裁革千餘人迄今二年占恡猶故臣恐此舉仍蹈前轍則不如不查之為愈也得旨命該監速查造册送部科存照已而祥奏裁去者二千四百四十人止存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七人

十二月降巡視皇城御史楊松三級調外任時尚衣監右少監黄雄者乾清宫近侍也嘗以沓休日私出徵子

錢與居民閧鬬市中兵馬司捕縶之明旦執送御史松所事不決而內監以雄不入直令校尉趣之校尉詭言有駡帖召雄松驗問無狀乃劾奏雄暴横不法詐稱詔旨雄亦自辯不如松言上以松奏事不實不奉旨輒拘係內侍官命降調而黜兵馬之捕雄者為民雄亦降三級發南京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等江西道御史王圻各疏爭之不能得于是巡城御史俞一貫等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輦轂下不法其論雄事雖激然為陛下執

法安民非有他也今松以一言輒出則不惟臣等臨事掣肘而風紀不振善良不安其於聖治關係不細惟陛下幸曲宥松以光聖德不聽

南京神宫監太監王采以盜伐孝陵樹木論斬

隆慶四年正月内承運庫以空頭劄子傳諭戸部進銀十萬兩部臣劉體乾執奏京庫錢糧所繫至重今以片紙取之姓名不具印信不鈐安知真偽臣責在典守不敢發也科臣劉闕文亦言白劄非章奏體乞慎中旨以

防欺蔽上報有旨所取銀兩令如數以進
三月尚衣監太監崔敏傳旨令南京加造段疋數至十餘萬工科都給事中龍光執奏今江西各處大水道殣相望即歲辦猶恐不前若復重以額外加擾民何以堪於是工部復言加徵不如趣正供之為易新派不如責舊逋之為速宜令所司亟查原造之數立限催徵庶公用不乏民困亦紓上頗然之乃詔于加派數中惟供御用者别造三分之一其他悉以准歲造之額

四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届期請釋繫獄内官李芳等章下刑部議芳等二十五人已瘐死其六兹復餒瘠者半宜放釋詔釋芳及陳錮楊義楊添爵喬朗發充南京浄軍李智王進覃真甯春李珍還鐘鼓司應役餘繫如故

五月户科都給事中李已給事中陳吾德言近内承運庫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金寶臣等及户部執奏停止俱不蒙俞允臣等反覆思之不容終嘿伏覩陛下登極

詔書停止採買蠲除加派且云各衙門若以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即時劾奏治以重罪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陛下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竊惜之夫尚書乃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朝廷耳目之寄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外此孰可信從者臣惟自古哲王雖當國家殷富之時然猶抵璧投珠兢兢焉以移易性情糜費財用為戒

矧今府庫空虛小民困竭帑藏所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邊方年例奏發無時饑省饑荒求濟不已司計之臣方日夜憂懷計未有所出陛下為民父母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貲乎敏等日侍左右目擊時艱亦當為陛下惜財乃無端獻諂供用以充私橐誤國欺公孰此為甚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肆意希求轉相欺蔽不至于空人之國不已也伏望俯從部議亟斥敏等以昭陛下之儉德以全詔書之大信上怒已沽

名犯上命廷杖一百送刑部監候吾德黜為民
六月命錦衣衛逮北城兵馬指揮孫承芳杖六十黜為
民時北安門有直宿校尉負一屍棄門外承芳見之疑
有奸使使收繫鞫問辭連内臣李陽春陽春恐罪及已
乃先奏言死者初入内時偃卧無恙因念禁中非外人
卧所故遣軍校扶出而承芳妄生事端擅加刑校尉當
治上信之遂反坐承芳而釋繫者勿問户科右給事中
查鐸等及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俱請以陽春所奏下

法司驗問不聽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為王仍支輔國將軍祿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於親王萬世遵守莫嚴於君命縉熿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獨斷皇上親裁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縉熿復使延長等王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明旨不必信也且肅府始封甘州今徙蘭州在内地不得稱極邊即選擇諸郡王賢者使理府事自足鎮護不必變更條例皇上即欲聽許宜

下廷臣雜議之使朝廷大信可全宗藩大分不越然後可上曰已有旨不必阻撓既而禮部請封繒熿為郡王他宗藩如繒熿者率以此令從事上不許竟封為肅王都給事中周詩等御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盖太監陳洪入其賄故力主之部議不能奪也

隆慶五年二月南京給事中王禎等御史李紹等各上疏言司禮監太監陳洪弟陳都蒙恩賜廕復乞併陞使遂列禁衛司刑法甚非所以惜名器而正體統宜收寢

成命以後凡有援例冒請者一切禁止仍著為令典俾
臣下知所遵守上皆報聞
十一月發南京司設監右監丞田玫充邊衛軍坐侵盜
司鑰銀事發故也
隆慶六年二月詔遣内臣往蘇杭織造龍袍翟服絨錦
鸞帶都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侯居良疏請停止不允於
是工部言蘇杭自倭患之後瘡痍未起加以水旱流移
府庫虛竭而織造之費甚鉅勢必加派民困難支請大

加減免或去其半至於差官尤宜慎重擇忠謹之人安靜行事庶地方不擾而民獲更生上可其奏令會同該局擇最要者先行造進所遣官務宜安靜毋得擾民

司禮監太監孟冲奏補六科廊寫字官匠呂大章等八十六人上許之工部言先年太監滕祥會同各監局清查虛冒已有定數行之未久遂復增加非所以信法守且開各監局紛紛之端乞寢其事不允

大學士張居正等題文書房官丘得用傳奉聖諭孫海

容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為着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孝
陵種菜爾等司禮監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祿朕一時
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圖一時歡喜
不言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今
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一同舉
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示到閣除欽奉宣諭臣等
另行具題外看得孫海客用奸邪不忠引誘蠱惑以致
虧損聖德舉動差錯上違聖母慈訓下失臣民仰望之

心論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皇上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燭奸之明等於日月宥罪之仁同於天地矣臣等查得舊例孝陵種菜者皆軍人之工犯既發令著役不宜止降火者須充做淨軍乃為正法臣等謹擬票上請聖裁施行所有原奉聖諭謹用准繳具題以聞奉聖旨乾清宮管事牌子太監孫海容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為降斥未盡其辜著充淨軍發南京孝陵種菜該衙門知道

又題伏蒙聖諭朕昨者御筆帖子先生等看來未曾孫海客用朕心越思越惱這厮壞法令又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為輔臣輔弼朕躬宗廟社稷所係匪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為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為堯舜之臣今朕奉聖母慈諭教誨朕悔過迸去奸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房丘得用恭捧到閣臣等恭誦綸音不勝欽仰惶愧仰惟皇上天挺聖資幼而聰頴自御極以來

講學勤政聖德日新臣等每日慶幸以為親逢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宫中起居亦頗失常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内事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二章書請皇上加意省覽盖亦隱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聞文書官云近日聞皇上夜間遊行左右近習皆持短

兵器此何為者及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為妄不敢復言連日因覩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皇上夜間遊宴別宫釋去法服身穿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杖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蠱惑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天生聖主被這幾個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日講時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聖母諄諄教戒皇上幡然改悔逬去奸邪引咎自

責又諭臣等盡心輔導此盖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聖母之心形之譴責陰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皇上依然為堯舜之君臣等亦庶幾可勉為堯舜之臣矣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為尤甚而其中謟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温太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

容用之下今皇上既将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徳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内以為聖徳之累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将孫徳秀等一體斥降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牌子等官平日為忠為佞諒莫逃于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聖裁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諂佞放肆者悉加休斥且近日皇穹垂象彗芒掃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聖徳此皇上脩徳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

宜與同臣等待罪輔弼宮中之事皆宜與聞臣親承先
帝遺命輔保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
之嫌不直言匡救以致有此過舉孤負先帝付託之意
萬死莫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旣蒙皇上明發德音
昭示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
居及宮壼內事但有所聞卽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
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者亦不避嫌怨必舉祖宗之法
請奏處治仍望聖明俯賜施行皇上亦宜仰遵聖母慈

訓痛自改悔戒逸遊以重起居專幸御以廣肩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令日之悔過不為虛將來之聖德愈為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伏惟聖慈鑒宥奉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依擬行

司禮監太監馮保奏為衰年有疾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殘喘事臣嘉靖十五年蒙選入內中館讀書十七年欽撥司禮監六科廊寫字三十二年轉入房掌印三十

九年升管文書房蒙簡拔秉筆與同黃錦一同辦事賞
蟒衣玉帶祿米許在內府騎馬尋賜坐蟒四十五年龍
馭上賓恩典照舊賜攙杌命提督東廠官校辦事又命
掌御用監事隆慶六年五月內聖躬不豫特召內閣輔
臣同受顧命以遺囑二本令臣宣讀畢以一本恭奉萬
歲爺爺一本投內閣三臣次日夘時分先帝强起臣等
俱跪御榻前兩宮親傳懿旨孟冲不識字事體料理不
開馮保掌司禮監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辭又蒙兩

宮同萬歲俱云大事要緊你不可辭勞知你好纔用你迄今玉音宛然在耳豈敢一日有忘萬歷六年舉大婚臣得以奉勑贊襄累年荷蒙眷注之隆廕錫之寵臣不能恭述萬一為此感激矢效犬馬事事經心時時惕念任勞任怨以荅三朝天高地厚知遇之恩臣於此際正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忍言去但犬馬之年見逾六十精力日衰疾病屢作萬歷三年臣因思慮傷脾積成濕熱毒流徧體幾損厥生仰仗聖母萬歲憐念孤忠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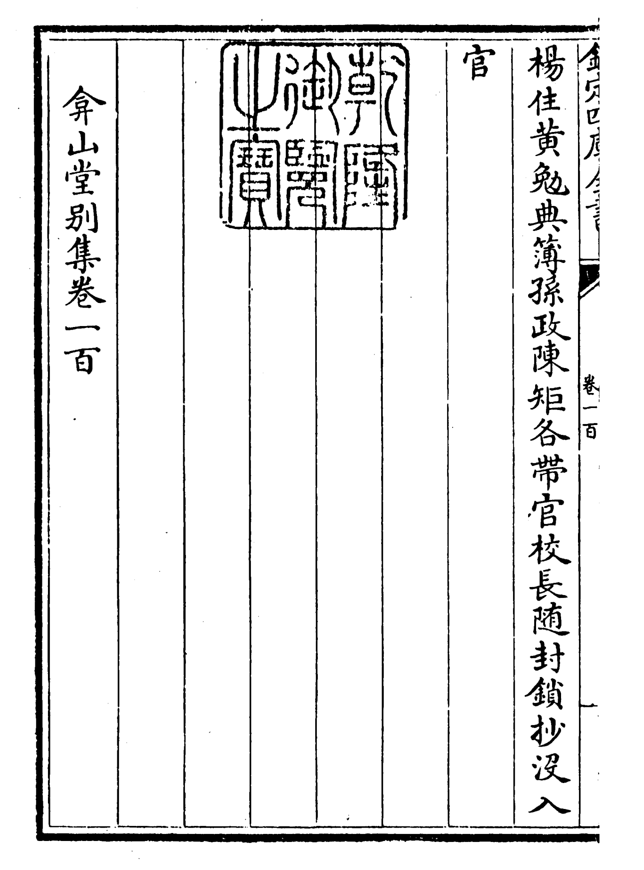
神保佑始獲全愈五年復發于背上壓宸衷今春首右足破傷痛關心肺醫藥罔效伏蒙屢賜存問愈自跼蹐不寧茲者恭逢聖齡日長聖聰日開大婚大禮籍田謁陵俱已完畢迄今三月以來氣血頓覺衰憊步履日益艱難頃因隨侍聖駕不過斯須微勞輒不能勉強支持且臣自覺多涉顛倒諸症一時復發力不從心有辜任使臣見萬歲前後左右多有賢能堪用伏望恤臣犬馬効勞四十餘年容臣在外調治少延殘喘朝夕焚香祝

延聖壽仰荅終始成就罔極洪恩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聖旨爾受皇考遺囑保護朕躬永奉兩宮聖母忠慎勤勞夙夜匪懈今宮門肅雍内外寧謐實賴爾匡襄之力朕倚任方殷豈可引疾求退宜仰遵皇考付託之意不准辭

江西道御史李植疏爲奸險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懇乞乾斷亟賜重戮等事祭司禮監太監馮保奉聖旨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係皇考付託効

勞日久姑從寛着降為奉御發南京新房閒住還賞銀壹千兩衣服二箱伊弟姪馮佑等都着革職發回原籍為民不許潜住京師張大受周海何思何忠劉定王銘楊舟李忠降做小火者發去孝陵司香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又錦衣衛十二月初八日于會極門接奉聖旨馮保并伊弟姪馮佑等家財莊宅及盗去御物等項張大受周海何忠劉忠劉定楊舟王銘李忠各家財莊宅着劉守有等同司禮監太監張鯨并監官田玉張斌

楊住黄勉典簿孫政陳矩各帶官校長隨封鎖抄沒入官



弇山堂别集卷一百